

阿齐克韦的“新非洲的哲学” 与非洲统一思想

唐大盾

内容提要 阿齐克韦是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独立后成立的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他不仅是“成熟的民族主义者”，还是“西非泛非主义者的老前辈”。阿齐克韦的泛非主义思想包括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争取非洲自由和解放的“新非洲的哲学”；一是他的非洲统一思想。阿齐克韦的泛非主义思想具有3个显著特征，即反帝性、非暴力性和务实性。这就决定阿齐克韦并非“最激进的泛非洲人”，而是属于具有更多温和色彩的泛非主义促进派。作为促进派，阿齐克韦对非洲的解放和统一以至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关键词 社会思潮 泛非主义 阿齐克韦 新非洲的哲学 非洲统一

作者简介 唐大盾，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审（北京100007）。

阿齐克韦是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独立后成立的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的首位总统。他自称是“成熟的民族主义者”^①，同时还被尊称为“西非泛非主义者的老前辈”^②。但迄今国内学术界对其泛非主义思想的全

① Zik, *A Selection from the Speeches of Nnamdi Azikiw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89.

② [英国] 科林·利吉姆：《泛非主义、黑人精神和非洲民族主义》，载《民族译丛》1981年第3期，第13页。

面论述不多,且有一些片面看法值得商榷。本文拟对阿齐克韦泛非主义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新非洲的哲学”和非洲统一思想及其形成(或提出)过程逐一介绍,然后加以综合评价。

“新非洲的哲学”——齐克主义

恩纳姆迪·阿齐克韦(Nnamdi Azikiwe, 1904—1996),昵称“齐克”(Zik),1904年11月16日出生于北尼日利亚的尊格鲁(Zungeru),原籍是东尼日利亚的奥尼查(Onitsha),伊博(Igbo)族人。据说,他的祖先是当地的贵族,父亲是英国殖民军尼日利亚联队的一名办事员,在尼日利亚各州流动居住。故阿齐克韦从小就“远离他的部落村社”^①,并有机会在奥尼查、卡拉巴尔(calabar)以至尼日利亚第一大城市拉各斯的教会学校念书,从而较早接触并受到民族主义等新思想的影响。后在为自己的黑色肤色“极为自豪”、提倡黑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合作”和“和谐”^②的西非教育家詹姆斯·E·克韦吉伊尔·阿格雷(James E·kwegyir Aggrey, 1875—1927)的直接影响和“鼓舞”下,阿齐克韦“毅然而去美国”留学。^③

1925~1934年,阿齐克韦先后在美国南部的斯托勒学院(Storer College)、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和林肯大学(Lincoln University)等院校学习或工作,并获得林肯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硕士学位。但是,作为黑人,在号称“民主国家”的美国,阿齐克韦说“我有机会品尝”种族歧视的“苦果”,但也“分享”美国黑人反抗斗争的“无尚荣光”。^④他还深受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The Natio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ured People, 1909年成立)的“鼓舞”和该组织的创建者之一、“泛非主义之父”杜波依斯等人的思想影响,而成为泛非主义者,甚至被

① Pieter Boele Van Hensbroek, *Political Discourses in African Thought: 1860 to the Present*, Westport, Connecticut and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1999, p. 79.

② 国际关系研究所翻译组译校:《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6、17页

③ A·阿杜·博亨主编:《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20页。

④ Zik, op. cit., p. 17.

誉为“杜波依斯的追随者”^①。1928年5月，阿齐克韦在霍华德大学礼拜堂为一名已故非洲留学生举行的悼念会上说：“如果上帝让我活着回家，我誓将参加世界各地争取人类自由的十字军，同时加强争取非洲民主的斗争。”^②

1934年11月，阿齐克韦从美国返回尼日利亚，后来到黄金海岸（今加纳）的阿克拉。在那里，他编辑出版了《非洲晨邮报》（African Morning Post），将“独立行事并决不在影响非洲命运事情上中立”作为办报宗旨^③。因此，阿齐克韦虽如恩克鲁玛所说：“忙于在黄金海岸鼓动新民族主义的事业”，并对自己走上革命道路产生重要影响，^④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一个领地的民族斗争，而是普遍的、世界范围的黑人种族斗争”^⑤，尤其要推动“非洲尽快走向救赎和自决”^⑥，为此而提出“新非洲的哲学”。

“新非洲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New Africa）这一术语，是阿齐克韦在他撰写的《觉醒的非洲》（Renascent Africa，一译“复兴的非洲”或“非洲的复兴”）一书中提出的。该书于1937年出版，这恰逢因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而激起非洲人迅速觉醒之时，并被有的学者推崇为是继凯斯利·海福德1911年问世的名著《不受束缚的埃塞俄比亚——种族解放研究》之后“最有影响的政治宣言”^⑦和“非洲人的圣经”^⑧。阿齐克韦在书中分析批驳了当时西方“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各种理论，并斥之为“暴力伦理学”或“侵略利他主义”的变种；“大胆抨击”西方列强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制度和殖民官员，以及为其效力的非洲地方领导人，^⑨鼓吹非洲变革，并号召非洲青年投入现实的政治斗争，指出：那种认为政治是老年人的事，“不是青年人的正当职业和目标”的观点是“错误”的，青年是“引起社会渐变的动力”，“青年人的这种动力天性使社会得以进步。否则，它将倒退。”^⑩并称

① Imanuel Geiss, translated by Ann keep, *The Pan—African Movement: A History of Pan—Africanism in America, Europe and Africa*,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Co., 1974, p. 127.

② Zik, op. cit., p. 2.

③ Ibid., P. 68.

④ 国际关系研究所翻译组译校：前引书，第25页。

⑤ Pieter Boele van Hensbroek, op. cit., p. 79.

⑥ Zik, op. cit., p. 48.

⑦ Pieter Boele van Hensbroek, op. cit., p. 79.

⑧ A·阿杜·博亨主编：前引书，第602页。

⑨ Pieter Boele van Hensbroek, op. cit., pp. 79 - 80.

⑩ J. Ayo Langley, *Ideologies of Liberation in Black Africa, 1856—1970: Documents on modern Africa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Rex collings Ltd, 1979, p. 419.

“无须强调的是，在历史上，政治是年轻人的博弈”（Game），“青年是世界各国政治革命的必须条件”^①。联系到非洲革命，阿齐克韦进一步指出：“若要实现新非洲，就必须摧毁旧非洲，因为它与新非洲殊死搏斗。”^②“觉醒的非洲人（Renascent African）必须胜任（摧毁旧非洲，创建新非洲）这一任务，并通过青年人的极大努力利用旧非洲的残砾”。^③为了推动这一任务的完成，阿齐克韦进而提出新非洲的哲学的“基本原则”（Fundamental bases）：（1）心灵平衡的培养（The Cultivation of Spiritual Balance）；（2）社会革新的体验（The Experience of Social Regeneration）；（3）经济决定论的认知（The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Determinism）；（4）精神解放的创造（The Creation of Mental Emancipation）；（5）政治复苏的期望（The Expectation of Political Resurgence）。并称这些原则“进一步发展”如下：

其一是心灵平衡。即“尊重别人的意见；给予别人阐述意见的权利，并承认他有这种权利，进而培养一种容忍反对者怀疑的精神”。这也就是信仰自由或言论自由。

其二是社会革新。即“抛弃一切偏见”，包括种族、民族、部落、社会、宗教、政治、经济或伦理道德上的偏见，“实现非洲人就是非洲人，而不论其出生何地”；尤其要“打破一切部落偏见的障碍”，不论是部落之间的，还是部落内部的，因为这些障碍“迄今仍然阻碍非洲各族人民的社会团结”。显然，这就是要实现非洲人的社会平等。

其三是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实现稳健基础上的经济自给自足，是觉醒的非洲人救助的根本手段”。尽管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多半是去欧洲国家的大学求学，但“除非他们是经济决定论者，否则不能实现一个稳定的社会”。^④在阿齐克韦看来，非洲人应该加强他们对“经济复兴”（Economic Renaissance）的关注，以便阻止任何特殊类型行家的过度生产。再则，“教育无用”，除非它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手段。并且，因为谋生是一种适应方式，不能为非洲人

① J. Ayo Langley, *Ideologies of Liberation in Black Africa, 1856—1970: Documents on Modern African Political Thought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London: Rex collings Ltd, 1979, p. 420.

② Pieter Boele van Hensbroek, *op. cit.*, p. 81.

③ See J. Ayo Langley, *op. cit.*, p. 421. 阿齐克韦的“旧非洲”概念比较确定，系指传统、落后、殖民地的非洲；而其“新非洲”概念的内涵却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综合概括起来，即指自由、统一、社会主义的非洲。

④ J. Ayo Langley, *op. cit.*, p. 421.

的子女提供职业，势必破坏非洲人的社会结构。“因此，经济决定论是条出路。”阿齐克韦这里援引的“经济决定论”，原是一种将唯物史观歪曲为只承认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西方思潮，但他借以强调经济保障的至关重要。

其四是精神解放。“非洲人并非处于整个历史的摇篮时代；也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任何种族有肉体或智力上的优劣之分。”但非洲人“有一种比其他种族低劣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是对非洲人的“致命打击”。因此，“精神解放是必不可少的”。为此，要“让非洲人知道他既有光荣的过去，也会有光荣的未来。教育非洲人晓得他在决定事物性质上的能力和作用”，并使他认识到“人就是人”，从而“抛弃非洲人的一切自卑感”，并要像“沉睡的巨人”那样觉醒和“利用他的能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这将引起精神解放，因为精神奴役比肉体奴役更坏”^①。阿齐克韦如是说。

其五是政治复苏。阿齐克韦说：“政治复苏的期望并非牵强附会，如果觉醒的非洲人已经培养起心灵平衡、体验过社会革新、了解了经济决定论，并创造了一种条件，据此，他精神上获得解放并察知他在世界上的显然命运。”这样，他就势必会运用“政治手段”去达到“政治目的”。这一政治目的就“是社会安全的保证，和像其他民族那样，享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②。说得更明白些，就是要取得非洲的政治独立。

以上5个基本原则涉及阿齐克韦关于非洲人和非洲社会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并统一构成他的“新非洲的哲学”。这一哲学旨在揭示非洲人政治觉醒的心路历程和标志，进而指出“非洲走向自由”，也即旧非洲向新非洲演变的必然趋势和表现，故而被人称之为“非洲解放的哲学”^③或“新的进化哲学”，也即“齐克主义”。^④

“齐克主义”（Zikism）一词，据说是由阿齐克韦的崇拜者阿克韦克·阿比西尼亚·纳沃福·奥里朱（Akweke Abyssinia Nwafor Orizu，1915 或 1920—1999）于1941年提出的，他后来成立尼日利亚青年组织“齐克主义运动”，

① J. Ayo Langley, op. cit., p. 422.

② Ibid.

③ Nnamdi Azikiwe,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Nnamdi_Azikiwe, 2009-11-23; “Zik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zikism>, 2011-04-18.

④ J. Ayo Langley, op. cit., p. 424.

成为“国民会议”党中的激进派和阿齐克韦的坚定支持者。1944 年，奥里朱发表了《没有苦难：战后的西非国家》（*Without Bitterness: Western Nations in Post-war Africa*）一书，对齐克主义进行全面诠释和界定，称它“不只是尼日利亚的哲学，也不只是西非的哲学，它超越所有这些领地边界”，是一种“普世哲学”（*Universal Philosophy*）。因此，“齐克主义不是民族主义”，但“可以指导民族主义的前进方向”^①。的确，在此后开展的争取尼日利亚民族独立的斗争实践中，阿齐克韦将其“新非洲的哲学”的基本原则应用于本国实践，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争取尼日利亚“政治自由”、“社会平等”、“经济保障”和“宗教自由”的民族主义斗争目标和口号，从而引导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齐克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共同性或一致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与“非洲民族主义”是“同义语”^②，但它不是一般的民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而是“泛黑人民族主义”或“泛非洲的民族主义”，也即泛非主义，因而成为阿齐克韦泛非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洲统一思想

作为泛非主义者，阿齐克韦不仅要争取非洲的解放，还要争取非洲的统一。故而，他在《觉醒的非洲》一书中就已郑重发问：“我们走向何方？是为了我们种族和各国的复兴而走向一个同质和统一的非洲，还是走向一个异质和分裂的非洲？我们播种什么，就将收获什么。”^③显然，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并在争取尼日利亚民族独立的斗争过程中逐步具体提出了他的非洲统一思想。

1937 年 1 月，阿齐克韦因在其编辑的报纸上刊发反殖文章而受到黄金海岸殖民当局的迫害，后被迫返回尼日利亚，从此投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年 11 月，他在拉各斯创办《西非向导报》（*West African Pilot*），“大力宣传自由的福音”^④，后又提出分阶段实现民族独立的“尼日利亚的政治蓝图”，并于 1944 年 8 月领导创建全国性政党“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议”（*National Council of Nigeria and the Cameroon*，简称“国民会议”），高举“团结与

① J. Ayo Langley, *op. cit.*, p. 431.

② Pieter Boele van Hensbroek, *op. cit.*, p. 79.

③ *Ibid.*, p. 92, note 38.

④ Zik, *op. cit.*, p. 89.

自由”的旗帜，采取“积极行动”，推动尼日利亚民族独立运动迅速走向高潮，并适时地将非洲统一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1945年10月，阿齐克韦选派代表，代表他和国民会议出席了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的第五次泛非大会，后表示赞同大会的决议和会后成立的西非国民秘书处为争取“立即自治和建立一个统一的西非联邦”^①所做的工作。1958年12月，他又派遣国民会议代表出席在新独立的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的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次年2月，阿齐克韦在欢迎来访的加纳总理恩克鲁玛的讲话中，盛赞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已经打开了本大陆历史的新篇章”。他还称：“我们处于伟大事件的前夕。一个未来的西非独立国家的联邦已经有了一个开端。我们热切希望的是，不久便将独立的尼日利亚联邦将在更大联邦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②。1959年7月，阿齐克韦在伦敦发表关于建立非洲合众国的重要讲话，并在1960年10月尼日利亚宣布独立后接连发表题为《泛非主义的前景》（*The Future of Pan - Africanism*, 1961）和《非洲的统一》（*African Unity*, 1962）等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他的非洲统一思想 and 主张。其基本观点如下：

（一）泛非主义的含意是实现非洲“政治一体化”

阿齐克韦认为，“为了探讨泛非主义的未来，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含义。对某些人来说，泛非主义意味着寻求非洲个性。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包含着黑人精神。还有许多人认为，它谋求整个非洲大陆摆脱外国统治的枷锁，以使其领导人自由计划大陆居民的有序发展和幸福。”^③并称：他“尊重别人的见解”，但显然并不苟同。

他说：为了准确界定泛非主义，必须正确理解“非洲”和“非洲人”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也就是说，要在“很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他强调：“除非我们接受这两个词的广泛定义，否则，对非洲主义（*Africanism*）来说，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我喜欢说的非洲各族人民，一般地讲，包括定居于非洲大陆的所有种族、所有语言和文化集团。”“换句话说，我是在严格的政治含义上使用泛非主义这一术语”。如果“只把泛非主义界定

① George Padmore, *Pan - Africanism or Communism The Coming Struggle for Africa*, London: Dennis Dobson, 1956, p. 175.

② Zik, *op. cit.*, p. 68.

③ J. Ayo Langley, *op. cit.*, pp. 305 - 306.

为人种的或语言学上的术语，那将是无益的”，因为那样，非洲统一问题的解决“将是狭隘的”，甚至是使非洲社会分裂的“沙文主义”。不过，阿齐克韦坦言：“的确，泛非主义的根源，在很多程度上是种族的，但近4个世纪以来，它自身的思想发展采取了（个人提倡和群体运动的）不同形式，以至今天非洲主义不能被限定为种族因素。”^①

在这里，阿齐克韦所说的“非洲主义”也就是泛非主义。在他看来，泛非主义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意在实现非洲各族人民和各国之间的团结和联合。也就是说，“泛非主义应被具体化为若干地区国家，或一个大陆国家”^②，从而实现非洲的“政治一体化”。

（二）政治一体化的前提是非洲经济和社会一体化

阿齐克韦在上述1959年7月的伦敦讲话中说：“我真诚地相信，社会和经济一体化将能使大多数不同的非洲领土融合成一个融洽的联合体。这一目标可能比我们预期更早地实现。”“换句话说，非洲政治一体化的前提是非洲各族人民的经济和社会一体化”^③；否则，“我们将陷入一场危机”，一场非洲领导人之间“争夺各族人民领导权的”危机，而各族人民“不仅彼此陌生，而且没有为这样一种社会革命作好准备”。这“对作为忠诚的民族主义者的我们所有人多年来一贯宣传的泛非主义理想来说，是一种不幸”。这也意味着走“欧洲的路”，即把政治一体化置于社会和经济一体化的优先地位，可是，在1648年为结束欧洲大国争霸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之后，“反而分裂成许多不重要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④因此，他不赞成非洲“立即政治统一”。

（三）非洲统一的两种方案

其一是“非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frica）的方案。基于上述看法，阿齐克韦“建议”：尼日利亚和其邻国首先寻求建立关税联盟，废除关税，鼓励自由贸易，并最终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其次是逐步废除地理边界，促进人员自由流动和一起生活；再次是共同兴建国际公路网，连接西非和东非、北非和中部非洲，并提供旅行便利，以便把非洲大陆“编织成一幅自由贸易、自由旅行

① J. Ayo Langley, *op. cit.*, p. 306.

② *Ibid.*, p. 305.

③ Zik, *op. cit.*, p. 72.

④ *Ibid.*, p. 73.

和自由生活的各族人民的花毯”；最后是建议扩大文化交流，以帮助形成“单一情感”和“共同的民族性”^①。他很自信地说：“我相信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将能使尼日利亚和其邻国建成非洲民族主义者所梦想的非洲合众国。”^②

不过，阿齐克韦同时也指出：“以为经历严酷考验和迫害而赢得政治独立的强硬政治家，会为社会和经济关系上互不相合的人民共处的一个政治超级大国（Political Leviathan，一译‘大政治单位’）考虑而轻易放弃他们新获得的政权，是极其愚蠢的。”因此，他不排除“未来可以在一个地区或者大陆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非洲国家的联盟或联邦”^③（Association or Union of Africa States）。

其二是多种选择方案。在尼日利亚独立后，阿齐克韦发展了他的关于建立非洲国家联盟或联邦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非洲统一的多种选择方案。他说：“非洲的完全统一不可能，如同所有其他大陆那样。不过，我们能开创多种形式的统一和多种统一途径。”^④并在1961年8月在伦敦对非洲组织委员会发表的题为《泛非主义的前景》的讲话中讲到：“我相信非洲国家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能够联合起来……在我看来，必然会出现一种政治组织形式的非洲大单位，即国家间的联盟、联邦或联合体。这样的大单位可能以整个大陆为基础组成，……（譬如说）一个非洲国家联盟；它也可以以地区为基础组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见到出现北非国家联邦、西非国家联邦、中非国家联邦、东非国家联邦或南非国家联邦。这种大单位也有可能在全洲或地区形式的任何别的基础上组成。”^⑤

在这里，阿齐克韦至少提出了非洲统一的3种形式，并倾向于建立一个暂时名为“非洲国家联合体”（Concert of African States）的组织。但是，他强调“不论何种形式可行，都应自愿采取而不损害有关国家的总的主权”^⑥。

（四）“统一是可能的”，并将成为非洲“复兴的前奏”

阿齐克韦认为：有无可能实现非洲统一，“取决于非洲领导人解决由于非

① Zik, op. cit., pp. 71 - 72.

② Ibid., p. 72.

③ Ibid.

④ Paul E. Sigmund, Jr ed., *The Ideologies of the Developing Nations*, New York ·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Publisher, 1963, p. 221.

⑤ 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 - 1990）》，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⑥ J. Ayo Langley, op. cit., P. 305.

洲居民相互交往而产生的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主要属于人类学、社会学和思想意识问题，它们不但影响非洲的每一个人，而且影响他们的社会”^①。并且认为，其中，“人类学问题是基本的”，而“社会学问题是复杂的，因为它们影响有关人们生活的经济、政治和法制诸方面”。所有这些问题也就成为阻碍非洲统一的“又多又杂的障碍”^②。

但是，阿齐克韦自信而又乐观地指出：这些问题和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并且“大部分问题只要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努力解决，就能有效地调整，使之出现有利于向某种非洲国家联合体发展的肥沃土壤”^③。因此，他说，非洲统一是“可能的”，“我坚决相信一个非洲大单位最终必然出现”^④。不但如此，阿齐克韦在1961年8月的讲话中还不无欣喜地指出：所有非洲国家“为了一个强大的非洲成为世界力量而同意进行合作”，并已为加强经济一体化以促进政治一体化而分别提出了科纳克里建议和达喀尔建议，这些建议的实现“必然成为非洲从过去废墟上复兴的前奏”^⑤。总之，阿齐克韦坚信：在“经历了从所谓‘黑暗大陆’到光明大陆的演变过程”之后，非洲必将走向统一和复兴。

阿齐克韦泛非主义的特征及评价

综上所述，阿齐克韦的非洲统一思想与其“新非洲的哲学”即“非洲解放”的思想，共同构成他的关于非洲解放和统一的泛非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理论具有以下3个显著特征：

（一）反帝性

上已提及的奥丽朱在论及阿齐克韦的新非洲的哲学时宣称：“齐克主义不是复仇哲学。它不是指导反对任何种族、主义、政府或国家的纲领，而是包容一切。”^⑥难道它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也不反对，而是“包容”？！当然不是。因为，它虽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但它要求非洲的自由

① 唐大盾选编：前引书，第265页。

② 同上书，第267~268页。

③ 同上书，第265页。

④ 同上书，第275页。

⑤ 同上书，第273页。

⑥ J. Ayo Langley, *op. cit.*, p. 431.

和解放，其斗争矛头不正是主要指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吗?!而且，阿齐克韦不也正是“作为一名好斗的新闻工作者”而在黄金海岸受到“洗礼”^①，也即因进行反对殖民统治的宣传鼓动而遭到殖民当局迫害的吗?!不仅如此，这种反帝性后来表现得更为鲜明。1949年10月，阿齐克韦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反帝人民大会，并在大会发言中把帝国主义“界定为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强制统治”^②。并称“我们将帝国主义视为我们的头号死敌”^③，它和资本主义因素都“不利于尼日利亚在民族共同体内的正常发展”^④。他在尼日利亚独立前夕还公开宣称：“我热切期望这一天：尼日利亚人……不仅享有政治自由，而且也参与争取全非洲摆脱各种形式剥削的伟大斗争”。因此，他不但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且还反对资本主义，谴责“资本主义掠夺非洲财富”，并主张“按照上帝的旨意，创建一个没有仇恨、没有忧虑和没有贪婪的自由人的大陆”^⑤，也即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的新非洲。尽管他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费边社会主义”或“进化的社会主义”^⑥，但反帝性显然是阿齐克韦泛非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

(二) 非暴力性

阿齐克韦的“新非洲的哲学”强调运用“政治手段”去达到政治目的。这种“政治手段”就是非暴力方法，并从他早年就开始使用。阿齐克韦早年由于“同情”和“理直气壮”地为非洲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利比里亚辩护，反对西方列强对其内政的粗暴干涉等原因，而被德国著名泛非运动史家伊曼纽尔·盖斯把他和乔治·帕德莫尔相提并论，称之为继杜波依斯之后，“新一代两个最激进的泛非洲人”^⑦。但是，阿齐克韦并没有乔治·帕德莫尔

① Zik, op. cit., p. 89.

② Ibid., p. 159.

③ Ibid., p. 160.

④ Ibid., p. 159.

⑤ Ibid., p. 70.

⑥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印：《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概况》，1965年修订版，第242页。

⑦ See Imanuel Geiss, op. cit., p. 127. 乔治·帕德莫尔 (George Padmore, 1902—1959)，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是阿齐克韦霍华德大学的校友，在美国参加共产党，并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后被作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开除出共产国际和共产党，转而投身泛非主义运动，并成为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总理的非洲事务顾问；著有名著《泛非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非洲未来的斗争》，提出泛非主义的三个“基本原则”：民族主义、政治民主和社会主义，并主张非洲在意识形态上，以泛非主义“取代”共产主义和部落主义，争取民族自由、人类尊严和社会进步，进而建立地区性自治国家的联盟，并“最终”联合为非洲合众国。

那么激进和提出过激的非洲革命口号；而他自称的“好斗”也只限于非暴力斗争。泛非主义者大多是非暴力主义者，而阿齐克韦把非暴力主义推向极致。他在《觉醒的非洲》一书中写道：“在本世纪，没有比笔和舌更能唤起非洲各族人民……报刊是这种手段。学校也是重要的，但报刊是完成这一特殊使命的一种更为广泛和有力的手段。而且，笔比剑更强有力……在目前，任何直接攻击都是自杀。”^①因此，在遭到黄金海岸殖民当局迫害时，他仍坚持要以“公理”为甲冑，“真理之剑为武器”，进行合法斗争，这就是对殖民当局宣判的所谓“扰乱治安的诽谤罪”进行上诉，并虽被驳回也不改初衷。回国后，阿齐克韦继续从事非暴力斗争，不赞成他领导的退伍军人组织“准备革命”，并对尼日利亚通过非暴力的渐进改革取得民族独立更是津津乐道，说：“我想强调的是，尽管它的规模大、时间长，但未流一滴血就赢得我们的自由。”^②他也因此而被其追随者推崇为“非洲的甘地”^③。总之，非暴力性是阿齐克韦泛非主义的又一显著特征。

（三）务实性

阿齐克韦声称：“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④，主张“以现实主义解决非洲统一问题”^⑤。这也就是务实性。这种务实性突出表现在，他“根据现存问题”，主张非洲渐进统一。泛非主义者无不主张非洲统一，建立一个统一的泛非国家。其中，阿齐克韦可能是最早提出建立非洲合众国的非洲领导人。早在1949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尼日利亚伊博民族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在导致一个非洲合众国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联邦共和国框架内的”自决。^⑥后又提出上已提及的从经济、社会一体化走向政治一体化，最终建立非洲合众国的建议。这一建议与泛非主义激进派恩克鲁玛等人竭力主张的“立即实现非洲政治统一”^⑦，成立“非洲合众国”^⑧或建立一个“非洲国家

① Pieter Boele van Hensbroek, op. cit., p. 83.

② Zik, op. cit., p. 14.

③ J. Ayo Langley, op. cit., P. 431. 与甘地的命运有某种相似的是，阿齐克韦也因遭受暴力打击而明星陨落。1966年1月，尼日利亚发生军事政变，阿齐克韦总统被废黜，从此他基本上淡出尼日利亚政治舞台。

④ J. Ayo Langley, op. cit., p. 472.

⑤ Paul E. Sigmund, Jr ed., op. cit., p. 221.

⑥ Zik, op. cit., p. 242.

⑦ Ibid., p. 71.

⑧ 参见1960年加纳共和国宪法，转引自袁辉著：《加纳》，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95页。

联盟”^① (Union of African States), 也称“非洲联盟”^② (African Union) 和联盟政府 (Union Government), 是截然不同的, 也是比较符合非洲实际的, 并被人称之为“走向非洲统一的渐进主义”^③。至于阿齐克韦后来提出的多种选择方案, 实际上包容了当时非洲统一问题上的各种意见和可能。而他倾向于建立的非洲国家联合体, 按照他的“设想”, 应有一个行政机构, 以使“最高决定”均须由联合体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者他们的代表作出。此外, 还应有一个“讨论”问题的泛非议会、一个泛非国际审判法院和一个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泛非秘书处。^④ 这样的原则规定和机构设置, 实际上是实行一种松散的政治联合或政治一体化, 但它能充分维护成员国的独立和基本主权; 同时又能像非洲国家希望的, 像手指那样分别处理各自事务和像拳头那样团结应对共同挑战,^⑤ 还能通过联合体成员国签订和实行“经济合作公约”、成立共同市场等措施, 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联合和一体化, 进而加强和扩大政治一体化, 故也不失为一种务实而明智的选择, 甚至是走向非洲统一的必由之路。总之, 务实性是阿齐克韦泛非主义的第三个显著特征。

以上3个特征决定, 阿齐克韦的泛非主义具有推动非洲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积极意义, 且虽不乏激进言辞, 但温和色彩更浓; 并进而决定阿齐克韦与其说是一位“最激进的泛非洲人”, 不如说是具有更多温和色彩的泛非主义促进派。在当时非洲业已形成两个国家集团对峙的情况下, 阿齐克韦积极促进两派联合, 实现非洲统一。1962年1月, 他在有众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出席的拉各斯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上大声疾呼: “让我们以政治家的风度工作, 去缔造这个伟大大陆的统一。我们的成功将成为其他大陆的光辉范例”^⑥。并且宣称, 出席会议的20个蒙罗维亚国家将“伸开双臂欢迎”缺席的人们。这显然主要是指以加纳为代表的5个卡萨布兰卡国家, 从而有力推动“非洲统一事业加快进行”, 并于1963年5月宣布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可以说, 阿齐克韦为非洲的解放和统一作出了不懈努力和贡献。

① Kwame Nkrumah, *Africa Must Unite*,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63, p. 220.

② Colin Legum, *Pan - Africanism: A Short Political Guide*,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Publisher, 1962, p. 160.

③ Paul E. Sigmund, Jr ed., op. cit., p. 187.

④ J. Ayo Langley, op. cit., pp. 319 - 320.

⑤ Paul E. Sigmund, Jr ed., op. cit., p. 222.

⑥ Ibid.

Azikiwe's "Philosophy of the New Africa" and Thought of Africa Unity

Tang Dadun

Abstract: Azikiwe was a leading figure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Nigeria and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He was not only a "fully fledged nationalist", but also a "doyen of West African Pan - Africanist". Azikiwe's Pan - Africanism included two important parts: one was his "Philosophy of the New Africa", struggling for Africa liberty and liberation; the other was his thought of Africa Unity. It had three clear characters: Anti - imperialist, nonviolence, and pragmatism. This determined Azikiwe was not "the most radical Pan - African", but a more moderate Pan - Africanist promoter. He had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African liberation and unity as well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 Unity.

Key Words: Social Thought; Pan - Africanism; Azikiwe; Philosophy of the New Africa; African Unity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